

(一) 憂世的境界：

「作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」，天氣與環境使詞人產生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心境。基督徒須有這種使命意識，救世的胸懷，特別在大時代中，他應該問：「我能為基督做甚麼？」門徒問耶穌：「主，你現在就要復興以色列國嗎？」雖然是理解錯誤，但對國家有一分熱愛，使命感是強烈的。使命意識在我們的時代比較薄弱，人們關心的，可能都是個人的利益問題。我們的確要憑高望遠，跳出自己的小圈子，以憂患意識關懷這個世界。

(二) 默默耕耘的境界：

「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」。只有使命感還是不夠的，基督徒要長期無悔地為此使命努力。不論修道生活或婚姻生活都是一生的奉獻，不能三五年後便換口味。作證的使命是持續的、艱苦的。講求變換，崇尚即食文化的人，很難體會為主消瘦、為主憔悴的喜樂。

(三) 找到理想的圓滿境界：

「眾裡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」。基督徒接受使命，履行使命，都是為了主。當人一生不斷為主辛勞時，有時若有所失，不知祂在那裡。畢竟基督不會捨棄我們，作證一定不會白費。當恩寵時刻來臨時，驀然回首，原來基督就在我們中間，時時刻刻與我們同在。

沒有使命意識的基督徒，難有這些經驗。讓基督的升天，提醒我們自己的使命，即為基督作愛的見證，傳揚愛的訊息，使自己及別人感受到升天的基督原來就在我們中間。

5月12日 (星期日)	耶穌升天節
	宗徒大事錄 1:1-11
	聖詠 47:2-3,6-7,8-9
	厄弗所書 1:17-23 或 4:1-13
	馬爾谷福音 16:15-20

## 天國驛站 路線圖 蔡惠民神父

一位剛從亞馬遜森林歷險歸來的探險家，在演講會上向聽眾描述森林的美景、大河的壯觀，並且形容碰著猛獸的驚恐和駕獨木舟的危險。末了，他對大家說：「這樣吧！乾脆你們自己去體驗好了？個人的親身感受，是無可替代的。」為了方便他們追尋，探險家便畫了一張當地的詳細路線圖。哪曉得這些人取得路線圖後，都把地圖裝框掛在牆上，從此人人都自以為是森林探險家。探險家知道後，十分後悔自己畫了那張路線圖，要是什麼都不畫，就好多了。

如果細心閱讀耶穌升天的記載，我們會發現有關的描述不是欠缺細節，便是彼此矛盾。例如，路加福音與宗徒大事錄雖然出自同一作者，兩個記載卻截然不同。路加筆下的「升天」事跡，似乎發生在復活當日一連串顯現事件之後，但宗徒大事錄卻清楚指出，耶穌是復活後四十天才被接升天。再者，路加描述「升天」的過程，並無好像宗徒大事錄般採用「雲彩」、「天使的解釋」等默示文學的表達手法。至於馬爾谷提供的版本，「升天」也發生在復活當日，並且是十一個門徒坐席的時候。（谷 16:14）種種跡象顯示，新約作者記載耶穌被接升天的目的，是強調復活的耶穌最終離開了門徒的團體，進入天主的光榮。至於耶穌怎樣被接升天，祂進入甚麼的光榮等問題，福音和宗徒大事錄都沒有具體的描述。

耶穌經歷死亡，進入復活，之後又藉顯現與門徒分享祂的經歷，我覺得就像故事裡的探險家，經歷了亞馬遜森林的旅程，向聽眾描述他的經歷一樣。與其對森林的美景、大河的壯觀作巨細無遺的描述，探險家畫了一張詳細的路線圖讓聽眾親身去體驗。同樣，與其對天上的光榮作諸多的講解，耶穌將一幅「升天」的路線圖交給門徒，讓他們親身去感受。新約作者對「升天」事件的反思，正是提醒我們不要對天上的光榮作無謂的猜想，反要著眼切身的體味作開始。

和平綸音

## 有使命感的基督徒

吳智勳神父

「祂升了天，坐在聖父的右邊」，這兩句信經的話，出自今日的福音。雖然耶穌升天瞻禮不及耶穌苦難、復活和聖神降臨那麼重要，但既在信經出現，其重要性不應被忽視。

本來升天代表耶穌結束在世工作，以新的存在方式臨在我們中間。在世的身體有其限制性，耶穌不能在加里肋亞和耶路撒冷同時出現，起碼聖經沒有記載祂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，做兩件事情。但升天之後，復活的基督能夠同時臨在不同的地方。今日在這瞻禮中，整個世界有千千萬萬台感恩祭同時慶祝這個瞻禮，而耶穌能夠同時臨在這千千萬萬聖祭內。

「坐在聖父的右邊」，表示升天後的基督像聖父一樣，握有大能，主宰一切，是人類歷史的主人，基督徒不論在任何情況下，總是懷著這份希望與信心去生活。

這位升天後無處不在的基督給予祂的門徒一個使命，今日三篇讀經都提及這使命。第一篇讀經，耶穌要求門徒從耶路撒冷、猶太、撒瑪黎雅，直到地極，做祂的證人。第二篇讀經指出，基督徒既各自從基督手裡得到恩賜，就有使命各盡其職，建立基督的身體。福音中，基督要門徒向一切受造物傳福音。的確，基督愛的訊息，需要人去傳，祂不再自己親力親為。耶穌升天為每個基督徒都是一分挑戰，要每人就自己所受的恩賜，為基督作證，為基督建樹。這種使命意識必須深入每人的內心，否則自己只算是個「呆立望天」的門徒而已。

文學家王國維在「人間詞話」中，用詞說出成大事業的人所經歷的三個境界，我借此講述基督徒的使命：

耶穌留給我們「升天」的路線圖，其實並不是甚麼奇門異法，只是祂昔日走過的平淡生活。為這原由，升天前，祂邀請門徒步武祂的足印：「到世界各地去，向所有受造物宣講福音。」（谷 16:15）要總結這張路線圖，厄弗所人書說得好：「說他『升天』，豈不是說祂曾經下降到地下嗎？那下降的，正是上升諸天之上，以充滿萬有的那一位。」（弗 4:9-10）

不過，正如一些聽眾取得路線圖後，就把它掛在牆上，從此便自以為自己是森林的探險家；早期的門徒團體接到耶穌的「升天」路線圖後，也有類似的本末倒置現象。按宗徒大事錄記載，當門徒向天目送耶穌離去時，有兩位天使對他們說：「加里肋亞人！你們為什麼站著望天呢？」（宗 1:11）雖然耶穌剛剛說過，要門徒在耶路撒冷、猶太和撒瑪黎雅全境，直到地極，做祂的見證人，（宗 1:8）言猶在耳，他們已將視線，從昔日耶穌的足跡，轉移到將來天上的光榮。

其實，耶穌的歷史足印與祂的天上光榮是彼此光照的。要明白祂的天上光榮，必須從祂走過的足印作出發點。故此，「宗教」一詞原文可解作通往生命的道路，而「基督徒」就是那些步武基督芳蹤的人的意思。秉承耶穌的教導，教會從早期開始，一直強調從行動中理解信仰。例如，要判斷一個慕道者是否明白信仰的內容，標準就是看他是否在生活態度或方式上有具體的改變。這種從生活明白信仰的要求，有時是幾年，甚至一輩子的時間才可達到。後來，因應教會急速的發展和體制的需要，越來越強調信仰語言的統一，多於耶穌足印的一致。信仰慢慢變成一門獨立於生活體味的學問，予人一種精深博大的感覺。學習信仰亦漸趨概念化、思考化。

梵二大公會議意識問題的所在，並在教會生活各方面提出了修正。例如慕道班不再強調道理的背誦，而是教會生活的投入和參與；神學不再著重放諸四海的抽象概念，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表達。不過，這種積習了千年的傳統實在不容易一下子改變，教會內真情實感的信仰反省仍普遍有待深化。耶穌留給我們的福音，其實就是「升天」的詳細路線圖，今天仍有不少教友把它珍而重之放在書架上。耶穌升天，或許是機會讓我們反躬自問，我們對信仰的理解，有多少是來自祂的足印？

「加里肋亞人，你為什麼站著望天呢？」感謝天使把我們的視線再次放在每天的足印上。我們原以為熟識的信仰，原來只是人云亦云的他人經歷；我們原以為肯定的信念，原來只因為出於教會的權威，而不是生命的真知灼見。難怪稍經風雨，信仰也可輕言放棄。